

石炭碳

# The Castle





# The Castle



# 目录

引言.....	1
城堡示意图.....	2
角色示意图.....	6
开场.....	11
卡罗的一天.....	13
路易的世界.....	25
仁纳的见闻.....	35
洛普的独白.....	42
后记.....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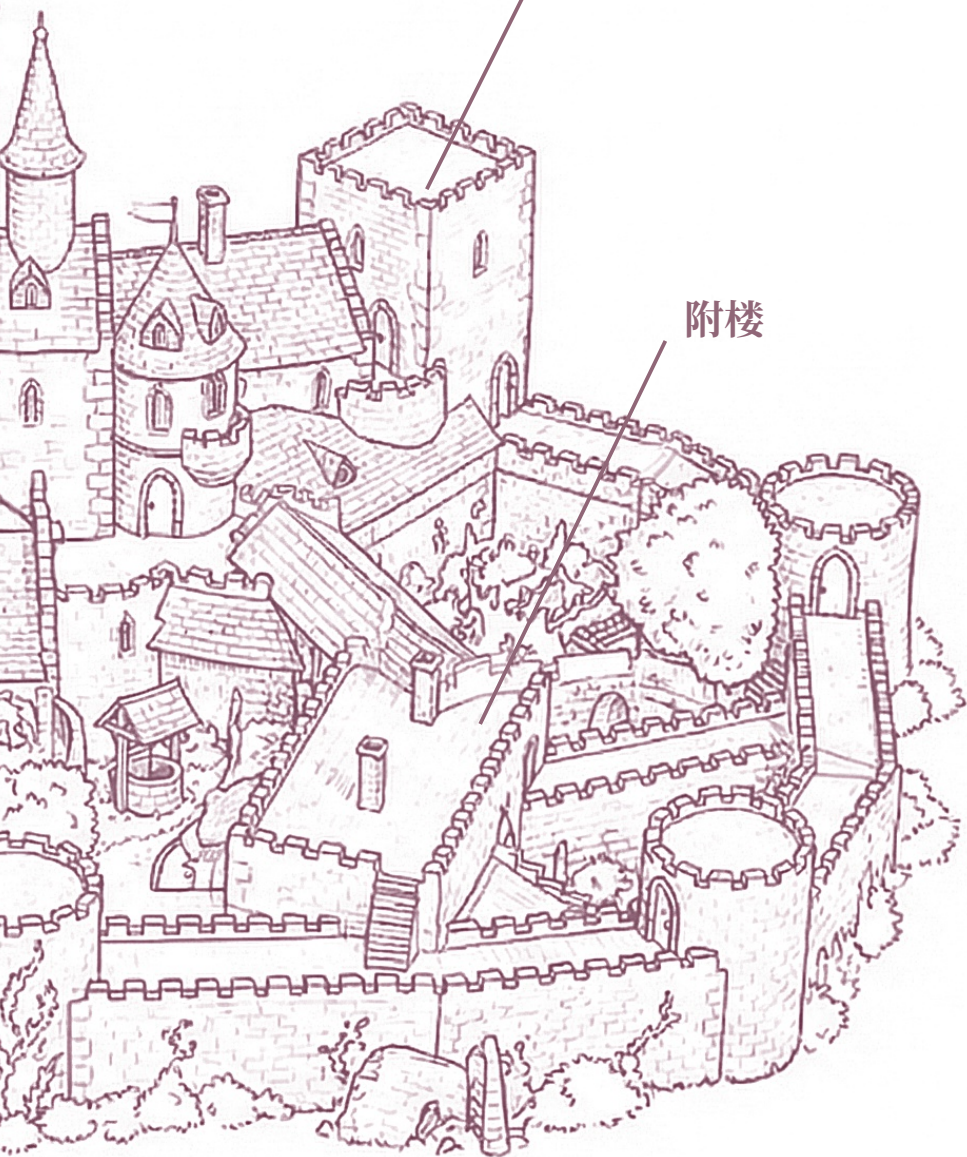
"一切美丽的背后皆隐藏着  
某种非人性的东西。"

——阿贝尔·加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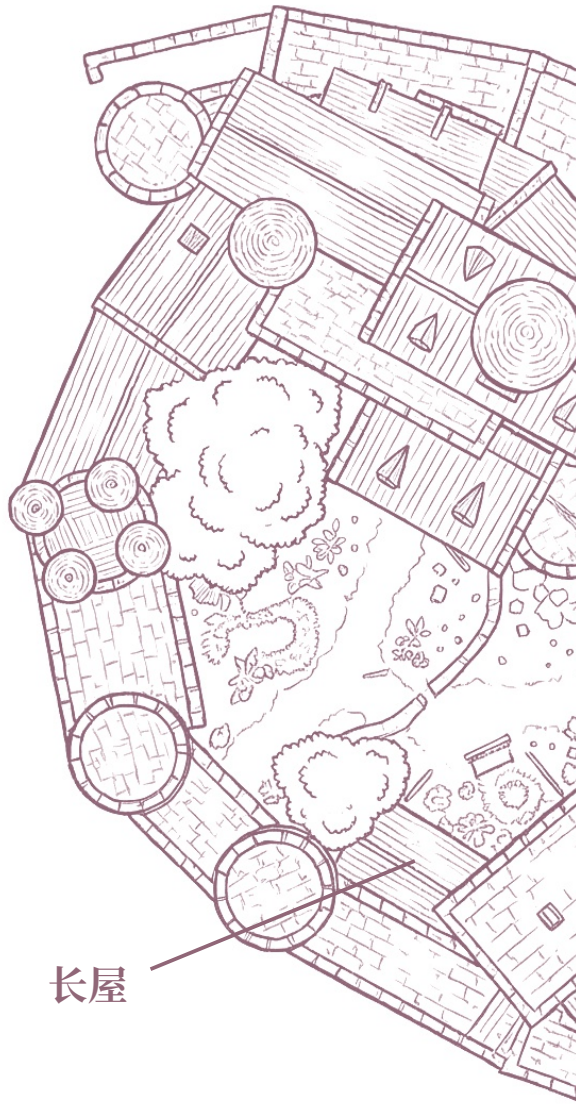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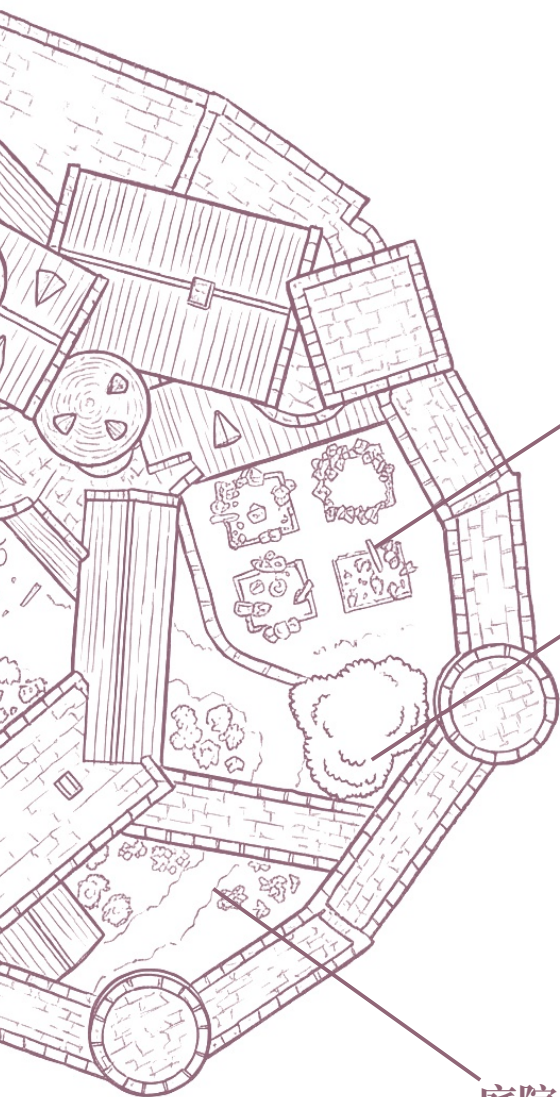
塔楼



附楼



长屋



花园

广场

庭院

卡罗



仁纳



洛普



路易



莉莉亚



艾莉丝



露西亚



卡瑟冬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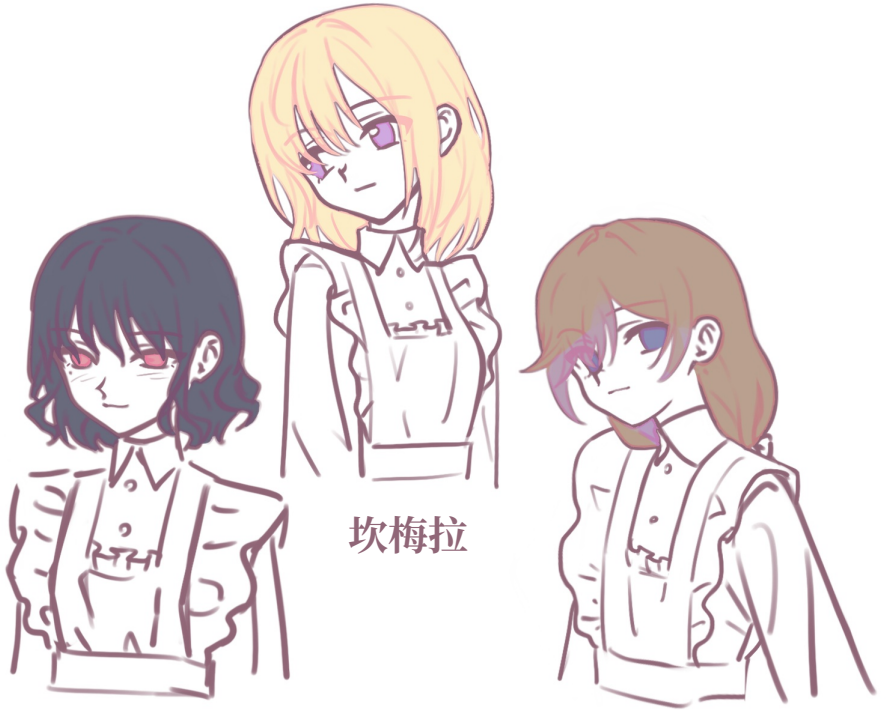


娜塔莉亚



卡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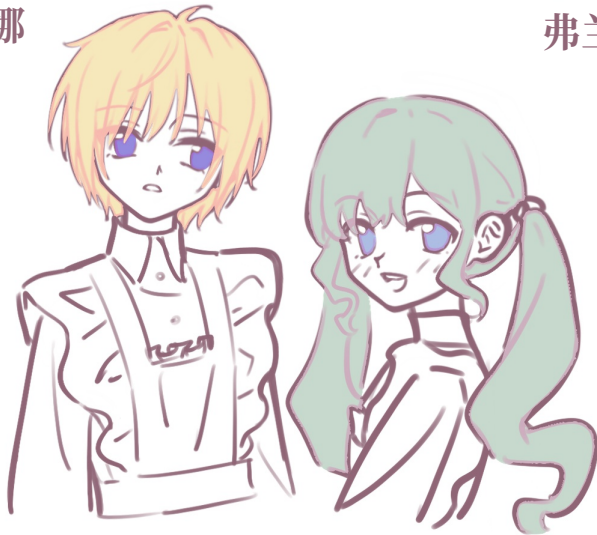




坎梅拉

卡塔琳娜

弗兰肯



希斯

卡弥亚

卢克森



丹尼尔



亨利



弗里茨

莫斯提亚



巴尔利亚



弥可



考



西塞尔

# 开场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因为这里的人们从不谈论地理或者天文。可以确定的是，你在这附近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或是找到一面骇人的峭壁。

向四周望去，能看到的只有数不尽的松柏。这些东西僵硬地挺拔，有一种捍卫者的不容动摇。人们无法想象这片树林是有尽头的，也没有胆量踏入其中。它原始的魔力向外扩散，最后渗入每一个人的脑中，化作生物本能的恐惧。在夜晚，动物的哀嚎会从那片黑暗幽邃的、松柏树干组成的迷宫深处传来。但是你分辨不出这是哪一种动物的叫声，有时候甚至无法确定那是动物的叫声——仿佛是一种更古老的，邪恶的生物。

向上看去，在高耸入云的树木中间，能一瞥到夜空。夜空像是褪了色般，只是纯粹的黑。月亮，让人忘却了那神圣、被阿耳忒弥斯祝福的月光，只投射出如尸体皮肤般惨白的，充满不详的冷雾，让人联想到死亡。

再说城堡。人们不知道这所城堡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几百年前就矗立在这里了。砖块上的斑驳与沟槽化作了年轮，记载它漫长又古老的历史。

随着沉闷又刺耳的开门声，进入城堡，扑面而来的是陈旧的灰尘带来的呛鼻与物品腐烂散发出的霉味。这些东西在肺里盘桓，污染着人体，让人忍不住咳嗽。环顾四周，城堡里像是蒙着一层似有似无、淡淡的雾气。虽然那些落后于时代、充满中世纪风味的内饰肉眼可见都被打理妥当，但历史的厚重感覆于表面，让家具褪色、老化，形成了一层永远也擦不去的灰尘。

每走一步，陈旧的地板都会发出咯吱的声音，这声响与一种没有来由的不安交织，搅动着心绪。墙上的烛火忽明忽暗，房间随时都会陷入黑暗的恐惧折磨着人的心智，将人的感官提高到病态的警惕，以至于对任何声音都反应过度。你很难得知，远处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是生人的脚步声，还是老鼠穿梭的声音，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正幽幽敲打着房门。

穿过大厅，和那些哥特且阴郁的，不知是家主还是什么人的镶边挂画，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这里九曲回折，仿佛没有尽头，让人感受不到方向或者目的地的存在。

你看着前面那提着一盏火苗微弱的油灯，肤色苍白的领路仆人。从身后看不到他的表情，不如说从迎接起，他就从未露出过任何表情。他的脚步僵硬，关节不自然地扭曲着，让人联想到木偶和病人。

不知道为何，一股强烈的恐惧突然涌上心头。身前的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非人的气息；而你，则是被混乱蒙蔽了思考，无法想起自己为何身在此处，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地板咯吱咯吱。油灯哐当哐当。

那种恐惧逐渐变成一个疯狂而冰冷的观点，在脑中缓缓成形——这里绝不是属于活人的地方。

你感觉自己浑身冷汗，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可是也是此时，你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已经迷失在这条曲折的走廊中，回忆不起来时的路，甚至不知道大门正在何方。心绪如荆棘般缠绕着，刺痛着。最后你不再挣扎，仿若是一具被抽干鲜血的尸体，顺从地等待着蛆虫爬满自己的肉体。

咯吱。咯吱。哐当、哐当。

前方的仆人，仍在不紧不慢地，引领你走向城堡的更深处。

# 卡罗的一天

此时仍是凌晨时分，四下寂静无声，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在沉睡。

卡罗伸了个懒腰，从床上坐起。他拿起整齐叠在床边的制服，静悄悄地穿好。尽管动作已经放得很轻，但粗糙布料的摩擦声在寂静中依然清晰，旁边的仁纳翻了个身，旧床架随之发出一阵吱呀声。卡罗屏住呼吸，确信室友没醒后，才继续套上长袜，蹬进靴子。最后，他将一侧的头发别在耳后，以免干活时遮挡视线。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轻轻转动门把手。地下室常年不见阳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木门受潮膨胀，看起来湿漉漉的，铁质门把手也生了一层锈。关上房门后，卡罗的步伐轻快了一些。他没有回头去看那条漆黑幽深的地下室走廊，而是径直走上楼梯，直奔厨房。

推开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长长的木桌，那是备菜区。墙边立着一排橱柜，墙面上镶嵌着许多深色木质的储物柜和架子，暗淡的油漆早已剥落。锅碗瓢盆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收在柜中。一面墙的中央是巨大的铸铁炉灶，旁边堆着一摞柴火。

虽然空间略显局促，却透着一股温馨的生活气息——这就是厨房。不过，卡罗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并不在这里。与炉灶相对的那面墙上有一道小门，推开它，便是一个狭小的房间，到处堆放着毛巾和清洁工具，窗下摆着一个巨大的木盆——这里是洗碗间，也是卡罗的阵地。

作为洗碗杂役，卡罗的一天从凌晨五点半开始。

他从洗碗间的角落抄起一把长铁钩。在寒夜里放置了一宿，金属工具内部积聚了大量冷气，冰得手心生疼。回到厨房，卡罗蹲在炉灶前，揭开盖子，用铁钩清理炉膛里积攒的死灰。不安分的灰尘四处乱窜，扑在卡罗脸上，钻进鼻腔，引发了一阵压抑的咳嗽。

清理完炉膛，卡罗用昨晚剩下的清水洗了把脸，然后取了些石墨膏兑上水，细致地涂在炉面上。他掏出刷子使劲擦拭，直到黑色的炉面亮得反光。卡罗对着锃亮的成果甩了甩酸痛的手臂，试图放松紧绷的肌肉。

炉灶工作的最后一步是生火。如果现在不点火，早上谁都没饭吃。卡罗

本不擅长这种技术活，但熟能生巧，如今已驾轻就熟。铺好废纸、柴火和煤炭，划亮一根火柴扔进去，火光瞬间驱散了厨房的寒意，也照得卡罗的脸红扑扑的。

备餐的前置工作完成了，但卡罗还不能休息。他提起洗碗间带把手的小木桶，穿过走廊来到门口。

一推开门，凛冽的晨风顿时扑面而来。黑色裙子搭配白色围裙的制服固然美观，却并不保暖。寒风直接穿透布料，每一下都深入骨髓。卡罗打了个寒战，原地用力蹦跶了两下，试图给身体增加一点热量。棕色的短发被风吹乱，在他的脸上胡乱拍打。

此刻他还笼罩在阴影中。头顶上方是一条长廊，连接着那边的城堡主楼——高贵的男仆们会通过那条路将一日三餐送进城堡，像卡罗这样最底层的佣人没资格踏足，只能待在附楼里。这里本就光线昏暗，在太阳未升起的清晨更是阴沉。

晨雾遮蔽了城堡的大部分轮廓，只能看清与长廊连接的一角。右手边是广场，古老的石砖地变得凹凸不平，湿滑且布满青苔，野草从缝隙里顽强地钻出来，显得有些荒凉。右上角本该有个被树篱笆包围的花园，唯一的入口是长长的葡萄藤走廊，但现在只能依稀辨认出轮廓。花园尚且如此，更别提远处的城墙和塔楼了。

卡罗左拐走向水井。水井紧挨着石头围墙，如果穿过那扇紧闭的门，左手边是威严的城墙大门，右手边则是城堡正门。卡罗已经不记得上次去那边是什么时候了。他熟练地打满一桶水，提着沉甸甸的水桶走向洗碗间。等他跑第二趟或者第三趟时，估计正好能碰上同样来打水的马夫——那是卡罗早晨第一个能说话的人。

打完水，卡罗坐在洗碗间的小凳子上，一边擦拭靴子一边稍作休息。没过多久，隔壁房间传来了开门声和说话声。卡罗起身拍了拍围裙上的灰尘，走进厨房。

“哈喽，卡罗，早上好~”

他的室友之一，仁纳，正靠在橱柜边打招呼。他已经把长发扎起，还特意夹起了一边的刘海，显得精神焕发。卡罗总是很好奇，仁纳早上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来整理发型。

“早上好。”另一位室友路易一边切着欧芹，一边头也不抬地冷冷说道。

“路易，你这家伙，怎么这么早就开始干活？话说这把欧芹是哪来的？”意识到路易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仁纳有些不可思议地回头问道。

“刚才去找园丁要的。”路易用淡紫色的眸子瞥了仁纳一眼，“倒是你，有空在这里发呆，不应该去切火腿吗？”

仁纳夸张地叹了口气，像表演歌剧一样环住卡罗的胳膊，摆出一副泪眼朦胧的表情控诉道：“路易——你怎么能这么凶我，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

卡罗熟练地把自己的胳膊抽出来，无奈地摇摇头：“仁纳前辈，偷懒是不好的。”

“可是……反正西塞尔那家伙半小时后才会出现。卡着点开始不就好了嘛？”

“你以为西塞尔主厨是傻瓜吗？”路易说完这句便不再搭理他，继续专注地切菜。他长了一张漂亮的脸，却极少展露笑容，无论是卡罗还是仁纳都觉得可惜。

仁纳有些不爽，故意提高音量，说些路易能听到的坏话，诸如“恃宠而骄”、“扑克脸”、“没有室友情”、“这个世界根本不公平”之类，企图激怒对方。然而路易依旧无动于衷，连切菜的节奏都没乱。

“好了好了，前辈，别生气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路易前辈就是那样的性格。”卡罗劝道。

“总有一天，我……”

仁纳的“报复宣言”才说了一半，就被猛然推开的门声打断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红发男人，一半头发向后梳成背头，金色的眼睛透着锐利的光——主厨西塞尔。

卡罗看看西塞尔，又看了看仁纳。仁纳的脸瞬间白得发绿。

“我前几天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仁纳你的进度总是那么慢。看来我不枉今天特意早起突击检查。”西塞尔挑起一边眉毛，“好小子，在这儿偷懒是吧？”

“对不起主厨！我错了，现在就去干活！”仁纳深深鞠躬九十度，试图立刻溜之大吉。然而西塞尔眼疾手快，在门口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衣领。

“今天晚上不许吃饭。如果下次再让我逮到，那你一周都别想吃晚饭了，明白了吗？”西塞尔的音量逐渐拔高，最后几乎变成了咆哮。

“明、明白了主厨！”这次，仁纳眼里的泪光可不是装出来的了。

“还有你，卡罗，在那愣着干什么？去地下室取燕麦！”

“是！”

西塞尔煮了一大锅燕麦粥，这是所有仆人今天的早餐。卡罗和路易回来后，各自舀了一碗大口吞咽起来。燕麦粥口感粗糙，并不美味，但如果不吃这顿，高强度的劳动会让人饿晕过去。此乃生存之举。

路易第一个吃完——他还要负责给其他来用餐的仆人打饭。卡罗一直觉得路易很厉害，明明吃相文雅，速度却快得惊人。隔壁的仆人厅也开始喧闹起来，佣人们陆续到来。卡罗扒拉完碗底的粥，路易抱着几十个碗，示意卡罗帮忙端那锅沉重的粥。卡罗力气大，很多重活只有他能胜任。他深知这点，所以从不抱怨工作繁重。

仆人厅本不算小，但挤进几十号人后，就显得有些狭窄拥挤了。卡罗跟几个关系不错的佣人打过招呼，便退回了厨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洗碗间。大家用餐完毕，就是他真正忙碌的开始。

卡罗先是把自己、两个帮厨以及主厨的碗刷了。紧接着，路易开始源源不断地把外面的脏碗送进来，卡罗也就机械地重复着刷洗的动作。

厨房那边在一阵乒乒乓乓的忙乱后安静了下来，看来主人的早餐已经做好了。卡罗打开门缝悄悄张望——冷火腿拼盘、金黄的烤吐司、香气四溢的咖啡，看起来美味极了。在脑海中短暂幻想了一下自己永远无法享受的贵族生活后，卡罗又默默回到水池边。

时间在沉寂中流逝，依稀能听到远处的交谈声和开关门的声音，卡罗除了洗碗什么都不愿想。干净的碗被他倒扣在沥水架上。没过多久，洗碗间的门被推开了。

“嗨~卡罗，我来帮你洗碗了，感不感动？西塞尔主厨说距离准备午饭还有些时间。”仁纳双手插腰，一脸得意。

“你只要不帮倒忙就好。”路易站在仁纳身后淡淡地补了一句，然后绕不过他径直走进洗碗间，拿起一只碗走到水桶旁。

“等下，你这家伙怎么直接就开始刷了？不要这么耍帅好吗？！”

卡罗噗嗤一下地笑出声了，引来了仁纳和路易不解的目光。

仁纳前辈和路易前辈都是说话有些别扭的好人——这是卡罗心底真实的想法。

午饭，对于贵族来说或许无足轻重，却是仆人们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贵族吃得少是为了给丰盛的晚餐留着胃口，而仆人吃得多是为了给下午繁重的工作储备体力。

备餐正在进行中。仁纳负责为沙拉切各种蔬菜，此刻正因为切洋葱而泪流满面；路易正在将冷藏的熟牛舌切成薄如蝉翼的片，刀工干净利落；卡罗身边堆着小山一样的土豆和洋葱，等待清洗；西塞尔则在一旁专心调制某种酱汁。看来今天的正餐是炖肉。

“卡罗，菜都洗干净了吗？”

“嗯。”

“去冷藏室把周日剩下的烤肉拿来。”

“是的，主厨！”

冷藏室离厨房并不远，几步路就到。本该是很快的任务，但卡罗遇到了洛普。

洛普是卡罗唯一不在厨房工作的室友。大多数时候，他在工坊制作蜡烛，或者检查城堡各处的照明；偶尔厨房忙不过来时，洛普会被拉来充当临时工。此时此刻，他正在更换走廊里的蜡烛。

“啊，是卡罗。”洛普对他眨眨眼。

“嗨，洛普，你今天工作怎么样？”

“嗯……平平常常吧，不算很忙。我一直在躲着莉莉亚，希望她不要抓我去擦地。”莉莉亚是女仆长的名字。

“好羡慕洛普啊，过得无忧无虑的。”

“有吗？我只是比较会投机取巧吧。”

“我先去冷藏室拿东西了，你加油！”

“你也是。”

等卡罗从冷藏室出来，洛普已经不见了。卡罗没来得及告诉他，今晚恐怕又要拉他来厨房充当壮丁了。

冷切牛舌、沙拉、昨天剩鱼肉做的肉派，这是贵族的午餐。而属于仆人们的，则是热腾腾的炖肉和淡啤酒。

路易打饭时从不偏袒谁，但他似乎有自己的标准。卡罗端着盛满的碗坐下，数了数碗里的肉块——两块，运气不错。一旁的仁纳翻遍了碗底也找不出一块肉，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卡罗，分我一块你的肉，好不好~”

“仁纳前辈……这……”

与此同时，洛普端着盘子坐在了仁纳的另一侧。“借用前辈的名义压榨后辈，太恶劣了，仁纳。”他嘲讽道。

“哈？吃白食的人不许说话！”仁纳立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和洛普针锋相对，眼神互射闪电。

“谁吃白食了，我可是一直有在好好干活的，不像某些人……”

不知为何，平日里懒散的洛普只要对上仁纳就会变得格外毒舌。

“好了好了，前辈们别吵了。”卡罗不得不架住准备扑上去的仁纳。

就在这时，仆人厅的门被推开了。

领头的是女仆长莉莉亚，她的黑色长发梳成整齐对称的双马尾，脸上挂着极具亲和力的微笑。卡罗觉得她长相甜美，说话也很友善。跟在她身后的，是家庭女仆们：露西亚、卡瑟冬妮、艾莉丝、卡依，还有……娜塔莉亚。

卡罗非常在意娜塔莉亚，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原因。她无疑很漂亮，金色的长卷发，像晴空一样湛蓝的眼睛。明明这座城堡里好看的人很多，可唯独只有娜塔莉亚对卡罗来说是特别的。

女生们一进来，原本还在掐架的男生们为了维护形象，立刻停止了打闹，乖乖坐好。女生们陆续取餐落座，娜塔莉亚正好坐在卡罗的斜对面。卡罗不好意思直视她，却又忍不住偷瞄，没想到娜塔莉亚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对着他浅浅一笑。

“这家伙，没救了啊……”旁边的仁纳隐晦地吐槽了一句

“我也这么觉得。”洛普在一旁附和。然而卡罗魂都飞了，根本没听见。

接下来进来的是静室女仆，坎梅拉和娜塔莉亚。她们年纪稍长，终日在静室里制作食品和生活用品。卡罗很少和她们搭话，总觉得她们有些高冷。

紧随其后的是弗兰肯，他负责修补衣物，总是独来独往。因为大家都穿着制式服装，卡罗至今也没搞清楚弗兰肯是男是女，室友们的讨论也从未有过统一答案。

之后是洗衣房的希斯和卡弥亚。希斯沉默寡言，卡弥亚却是个话痨，这对组合在卡罗看来十分奇妙。洗衣房的工作比洗碗更艰苦，两人整日泡在水汽里，只有午饭时才能见到身影。

没过一会儿，男仆们也到了。他们负责为贵族上菜和干体力活。

首席卢克森总是板着脸，气场凶悍，下仆们都怕他。而且，不知为何，他和路易的关系似乎格外差。丹尼尔没什么架子，但似乎只对女仆感兴趣。亨利很好相处，说话直白，卡罗很喜欢他。这三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帅哥，一出现便吸引了女生们的全部视线，连窃窃私语都停止了。

跟在三人身后的是弗里茨，他是厅童，负责给男仆打下手，年纪和卡罗相仿。或许是因为一直跟在那三位帅哥身后，大家似乎一致认为他没什么存在感，但卡罗觉得他是自己的朋友。

随着最后两人的出现，仆人厅彻底安静下来。考和弥可，主人的贴身男仆。他们几乎整日待在主楼，只偶尔来传达指令。在卡罗看来，他们的地位几乎等同于贵族，连管家和管事都不能随意指挥他们。

说曹操曹操到，管家巴尔利亚和管事莫斯提亚走了进来。

他们是双胞胎兄弟，长相却并不相似。巴尔利亚管理男仆和城堡运作，莫斯提亚则负责女仆和生活琐事。两人看起来都没比卡罗大多少，年纪轻轻身居高位，对待下属却很温柔，从来不摆架子，卡罗甚至从未见莫斯提亚发

过火。他心中暗暗敬佩，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那样的人。

巴尔利亚坐在首席，莫斯提亚坐在末席。巴尔利亚清点完人数，站起身，双手搭在身前。他的黑发束成一个小辫子，女仆装穿在他的身上格外合身，仿佛他是个天生的管家。

“大家，一个上午辛苦了！”巴尔利亚的声音清晰有力，“今天我们能享用美味的炖肉，不仅要感谢主厨西塞尔和帮厨们，还有辛勤工作的园丁、马夫、猎人，以及在经济上支持我们的主人。请大家心怀感恩，好好享用吧！”

他举起手边的啤酒致意，眼角的两颗泪痣在微笑时格外醒目。

午餐过后，男仆们将贵族的食物送上主楼。卡罗回到洗碗间继续工作，仁纳和路易照旧来帮忙，这次连洛普也来了——他上午已经检查完了蜡烛，此刻正闲得发慌。

“我也想在中午吃布丁，啊~感觉巴尔利亚大人他们好幸福啊~”仁纳回想起中午剩下的蛋壳，有些忧郁地憧憬着。

“是吗？你难道不是有时候会在后厨偷吃吗？”洛普瞥了仁纳一眼。

“什……？你怎么知道的？！小点声，被发现了我会掉脑袋的！”仁纳急忙捂住洛普的嘴，洛普则支支吾吾地要他拿开。

“他是猜的，你被套话了。”路易放下一个洗好的碗，转身冷冷戳穿。

“没关系的，仁纳前辈，偷吃一点死不了人的，最多被打骨折！”卡罗将湿漉漉的手搭在仁纳肩上，本着安慰的目的说道。

“啊……我要晕倒了……”

“你这种安慰方式挺恐怖的，以后别说了。”洛普忍不住吐槽。

作为资历最浅的佣人，晚宴备餐时，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落在卡罗头上。

路易手稳，负责精细的切菜工作；仁纳负责处理肉类；被抓壮丁的洛普负责洗菜；而卡罗，不是给鸡拔毛，就是给鱼刮鳞，或者给兔子剥皮。

终于把一只野鸡拔得干干净净后，卡罗感到心力交瘁，仿佛老了十岁。

厨房另一头，西塞尔一边忙碌，一边不停地训斥两个帮厨和一个临时工。整个厨房如同硝烟弥漫的战场，卡罗自然也无法幸免。

“卡罗，在那愣着干嘛？赶紧拔你的毛！”

“主厨，我拔完了。”

“拔完了就赶紧给仁纳！”

“知道了！”

仁纳看着卡罗送来的光溜溜的野鸡，一脸痛不欲生地举起刀。划开肚腹，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

这边，给鸡脱完毛，卡罗又开始给鱼“做美容”，刮起了鱼鳞。

“仁纳，做事麻利点！”

“是，主厨！”

“路易，先切主菜的配菜！”

“知道了，主厨。”

“洛普，去问静室那两个人把果酱放哪了？！”

“明白，主厨！”

“卡罗，怎么鱼还没有准备好？！还想不想吃晚饭？”

“马上，主厨！”

仁纳手忙脚乱地处理着肉，旁边切菜机械一样精密的路易实在看不下去，趁着西塞尔没注意，一把夺过仁纳的刀，三下五除二帮他切好，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去切自己的菜，只留下仁纳投去感激的目光。角落里的洛普正用锤子研磨香料，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跑到卡罗身边，拽着他的围裙求换岗——他的体力实在比不上卡罗。

另一边，西塞尔正熬煮着小牛蹄，准备制作肉冻。

野鸡被填满香料送上烤架，卡罗拿着长勺不停往上淋油，防止烤干。洛普在边上转动锡罐手柄，等待牛奶和冰凝结成冰激凌。路易在为培根土豆汤处理土豆，仁纳则是在清洗水果。

时间在忙碌中变得模糊，让人分不清过了一秒还是一年。

终于，晚餐时间到了。

“主厨，汤做好了。”

“洛普，去向巴尔利亚要银器！”

“卡罗，把盘子擦干净！”

“鱼做好了！”

“烤肉马上就好！”

卢克森带着丹尼尔和亨利准时出现在门口。他靠在门框上，一副等得不耐烦的神情。

“汤已经好了，在那边。”西塞尔示意道。

卢克森进门取汤，经过路易身边时，卡罗听到他轻轻“啧”了一声。

路易装盘的手明显顿了一下。

“路易，发什么愣！不要命了吗？！”

“抱歉，主厨。”

“卡罗，烤肉好了吗？”

“好像可以了，主厨！”

“仁纳，去把水果切了！”

“是！”

当所有菜肴备齐，时针已指向晚上九点。

卡罗早已饿得头晕眼花、肚子咕咕叫。他在两块黑麦面包中间夹上一块奶酪和一片中午剩下的冷肉，狼吞虎咽地两口吃了个精光。路易正小口啃着卷了奶酪的面包。洛普饿得顾不上吃相，一口肉、一口奶酪、一口面包混着往嘴里塞。

至于仁纳，因为被禁止吃晚饭，只能被迫在西塞尔身边罚站，向吃饭的人投去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吃完这顿断头饭，卡罗又要回洗碗间。虽然银器不用他洗，但那一堆脏兮兮的盘子和锅正等着他。洛普把残羹剩饭倒进桶里，准备提到畜棚去。路易在石板地上撒上沙子，叫仁纳一起来刷地。仁纳整个人像煮烂的面条一样没劲，却不得不去干活。

卢克森传达完主人的赞美后，西塞尔离开了。仁纳立刻像饿狼一样搜寻厨房，结果一无所获，只好一边忍受胃痛折磨，一边清理厨房。

锅具挂起，抹布晾干，盘子归位。卡罗用铲子扫走吸满油污的沙子。

时间已是十一点，还有一个小时就到宵禁时间。

三人做过最终检查，关上了厨房厚重的木门。月光照不进走廊和地下室，四周本该一片漆黑，幸好有洛普提前在墙上安置的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卡罗在下楼前望了一眼窗外——除了高耸的围墙和空荡的广场，什么也看不见。

回到房间，三人发现洛普早已入睡。卡罗和仁纳光速换上睡衣，瘫倒在床上。路易在床头点了一根小蜡烛，借着光缝补睡衣。很快，他也吹熄蜡烛上床休息了。

门外传来哐当哐当的提灯声和咔哒咔哒的脚步声——是巴尔利亚来查房了。他轻轻推开房门，借着灯光清点人数，小声说了句“晚安”后，重新锁上了门。脚步声逐渐远去。

“仁纳前辈，你睡了吗？”待声音彻底消失后，卡罗在黑暗中轻声问道。

“没有，我肚子饿。”仁纳的声音有气无力。

“我有黑面包，你要吃吗？今晚我偷偷留了一片。”

“卡罗……！你怎么这么好，呜呜。”

“笨蛋！吵死了！”洛普翻了个身，梦呓般骂道。

“我还以为你已经睡了。”仁纳坐起身，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你们这么吵，我怎么可能睡得着……脸别朝我这儿，面包屑都要喷我床上了！”

“路易前辈呢？”

“他好像真睡着了。”

“哈？明明是最晚上床的。”

“可能他每天要为你们两个擦屁股，精神太疲劳了吧。”

“说的什么话，我才没有很不懂事呢！”

“刚被罚不准吃饭的人也好意思说这话？”

“路易前辈确实很辛苦。”卡罗感叹道。

“不过，在这儿谁都不容易啊。卡罗，我真羡慕你的精力。”洛普侧卧着，右手托着脸，没来由地说道。

“嗯？”卡罗感到疑惑。

“没什么。睡觉了，明天早上还要起来熬蜡烛呢。”

“我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困了……呼呼……”

“这家伙居然立刻就睡着了？！……那我也睡了，晚安，卡罗。”

“晚安，洛普前辈。”

卡罗将被子拉高了一些，以抵御地下室的阴冷。

必须要快点入睡才行，毕竟明天还要早起提水呢。

# 路易的世界

这座城堡里充斥着谎言，以及被人为掩盖的真相。

下午的空闲时间，路易独自坐在厨房门口，背靠着墙，双臂抱膝。仁纳实在太吵了，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来整理思绪。

头顶的窗户年代久远，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翳，既看不清外面，也映不出走廊的倒影，只是勉强透进一点惨淡的光。路易曾见过露西亚用尽全力去擦拭，那架势仿佛决心磨掉一层玻璃，换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恐怕那些污垢早已和玻璃融为一体。

这里到处都是这样老旧、破败的东西。腐朽发黑的木地板、褪色的家具、坍塌的围墙，霉菌和灰尘无孔不入。即使家庭女仆们日复一日地清洁、擦拭，那些污秽第二天又会顽固地回到原处，仿佛在嘲笑佣人们徒劳的付出。

露西亚不应该费心去擦那块玻璃。在这里，很多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

意识到自己的思绪正在滑向阴郁，路易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准备回厨房。

“哎呀，是路易。下午好！今天过得怎么样？”

突如其来的声音从身侧传来。

毫无征兆，没有脚步声，就像凭空出现一样。

路易的身体本能地紧绷起来。他微微侧身，发现发话的是站在阴影里的管家巴尔利亚。

他什么时候走到那里的？

路易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镇静了下来，换上那一副惯常的冷淡面孔，回复道：“巴尔利亚大人，我很好。感谢您的关心。”

“是吗？那就好。帮厨的工作压力应该不小吧，你可要注意，不要让自

己过劳了。”巴尔利亚笑着说了些体恤下属的套话，随即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带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古怪，“之前提的那件事，你再好好想想。今天晚上，会有人去找你的。”

路易没有回应。

“那么，我先告辞了……啊，顺便一提，我很期待今天的晚饭！”巴尔利亚脸上挂着那副标志性的、无懈可击的笑容，挥挥手，转身离去。

路易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日光被窗外的树叶遮挡，投下一片斑驳的阴影，将路易的半张脸吞没在黑暗中。

即使在这样阴郁的天气，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堡里，葡萄藤走廊依然美得格格不入。

绿色的叶片在微光下透出清晰的脉络，饱满光亮的紫色果实一串串垂挂在两侧，等待着采摘。拱形藤架下方虽只有零星的碎光，显得黑压压的，但却带给人一种莫名的宁静。遗憾的是，整个城堡也就只有这一处称得上可圈可点。

穿过长长的走廊，便是花园。这里的景象急转直下——石砖路面早已支离破碎，满地都是石屑；数种不知名的野草疯长，没过了脚腕；年代久远的大理石雕像依旧洁白，但面部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一只胳膊消失不见，龟裂的躯干上爬满了藤蔓。

在这片荒凉之中，花园中心几个用木栅栏围成的方格显得尤为突兀。虽只有一墙之隔，这里却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泥土松软干净，找不出一根杂草。路易迈过杂草丛，目光扫过种植蔬菜、草药和鲜花的方格，最后停在种植香料的区域。他蹲下身，伸出右手，准备摘一些迷迭香。

“喂！你！在那干嘛呢？”

然而，一声呵斥制止了他的动作，路易的手不得不停在半空种。

他循声望去，一位陌生的中年男人正坐在花园角落的长椅上，满脸不满。因为处于视觉盲区，路易之前并未注意到他。

“之前的园丁老先生同意我自己摘。”路易的声音平静冷淡，音量甚至没有提高，似乎是有把握那个人能够听清，又或者是觉得听不清也不关他的

事

“那个人已经离职了！我是来顶替他的，今天刚来。”男人从长椅上起身，快步走来。

路易也站起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一点都不惊讶。甚至可以说，他知道的还要更深一点……

“所以呢？我可以摘了吗？”

“不行！那可是我精心照料的宝贝，你这种外行不能碰！在那等着。”

新园丁走到路易身边，用身体粗鲁地将他和花坛隔开。路易识趣地退后一步，右手习惯性地抓住了左手的袖口。

园丁蹲下身去剪迷迭香。路易以俯视的角度看着他，眼帘低垂，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复杂的情绪，看起来五味杂陈。

“给。”

“谢谢。”路易行了个标准的礼，转身离开。

出了长廊，单调的广场上空无一人，早已废弃的工坊死寂无声，远处的牲畜似乎都躲进了长屋，叫声被墙壁隔绝。抬头望去，主楼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一样，陈旧且了无生气。

走进附楼，路易仔细地将靴底的泥土在门垫上蹭干净。那一小枝迷迭香被他两指捏着，仿佛是什么珍贵的宝物。

与此同时，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不好的预感。

路易露出不悦的神色，着急地想要冲回厨房。

然而，事与愿违。一只属于成年男性的手猛地伸出，拽住了他空闲的那只手臂。

“现在时间还早，走得那么急干什么？”

即使不用回头，路易也知道是谁——卢克森。

身高一米八几的成年男性，力量上的差距是绝对的。路易很清楚，自己没法挣脱。现在要挣扎只是无用功。

“我还有工作。”

“逃得真快，像条丧家犬一样。”

“……”

卢克森猛地将路易向后一扯。

失去平衡的路易踉跄了一下，被迫转过身与卢克森对视。

“我警告你，给我放尊重一点。”卢克森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捏得路易骨头生疼，然而他只是咬紧了下唇，一声不吭。

“……是的，我明白了。”

“现在，快点滚吧。”

卢克森粗暴地推开路易，转身向地下室走去。

直到那个身影消失在黑暗中，路易才深吸一口气，快步回到厨房。

手臂上被捏出的淤青隐隐作痛。

“去静室要一罐腌菜来！”

“明白了，主厨。”

路易踏出门框，准备前往静室。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奔跑声传来。当他意识到不对劲，去确认声音的来源时，已经来不及了。

露西亚一脸慌乱地冲了过来，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

“砰”的一声后，露西亚的脑袋直直撞进了路易的怀里。

路易被撞了个趔趄，好不容易才稳住重心，同时双手扶住了露西亚的肩膀，以防止两人摔倒。

“没事吧？”即使是处变不惊的路易，此刻的声音也带了一丝颤抖。

露西亚捂着脑袋，疼得眼泪汪汪。路易完全能理解，因为他的胸口现在也痛得厉害，而且不是文学象征上的那种。

“呜呜……好疼……”露西亚蹲在地上，眼泪不受控制地从眼角渗出。随即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又猛地站起来，红着眼眶盯着路易，说“路易前辈，对不起……！”

“下次别在走廊狂奔了。”路易轻轻靠到墙上缓气，看起来被头槌伤得不轻。

“嗯……对不起……我以后不会这样了。莉莉亚大人要我快点去拿清洁剂，我一着急，就……”露西亚缩成一团，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路易叹了口气。

“脑袋有事吗？我正好要去静室拿东西，可以顺便帮你要一支药膏。”

意识到路易没有生气后，露西亚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像小动物一样用感恩的眼神望着路易。

“路易前辈……你人真好……！我没事的，这点伤很快就会好的！”露西亚笑了。

路易的手指微微动了动，似乎想摸摸她的头，或者帮她整理一下撞乱的头发，但最终却蜷缩了起来。

“快点去拿东西吧，不然要被骂了。”

“嗯！莉莉亚大人和莫斯提亚大人都是很好的人，不会有事的……不过我还是要快一点才行。前辈再见！”

露西亚说完又小跑着离开了，让人担心她会不会再撞到个人。

……

好人。望着她的背影，路易的脑中浮现出今天午餐时的场景。

莫斯提亚的手上缠着新的绷带。莉莉亚关切地询问缘由，莫斯提亚如此回答道：

“被玻璃划伤了……我真是太没用了……还是早点辞职吧……”

“不要气馁了，莫斯提亚大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事嘛。”莉莉亚温柔地安慰。

“不，莫斯提亚辞职了才好，不然薪水都不够付医药费的。”巴尔利亚咽下一口淡啤酒，坏笑着调侃，虎牙格外显眼。

“啊——真是的，巴尔利亚大人怎么唯独对自己弟弟这么坏心眼！”

“没关系的，哥哥说的是实话……”莫斯提亚的表情有些受伤。

厅里的其他佣人都保持着寂静，像是在做这场戏剧的观众——在路易看

来，这是一场劣质、俗套，而且令人作呕的戏剧。

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趁着蜡烛刚熄灭，室友们的眼睛还没有适应黑暗，路易迅速换上了便服。

“路易亲~你怎么总是趁着这个时候换衣服啊，害羞吗？”仁纳横躺在床上，双腿蹬着卡罗的床角，脑袋悬空后仰，“我们终归都是一群糙老爷们，早点克服吧。”

“仁纳，你烦死了，能不能好好躺着。”洛普双手枕在脑后，发出抗议。

“干嘛！没在和你说话！”仁纳冲着洛普的方向做了个鬼脸，虽然在一片漆黑中谁也看不见。

“没事的，仁纳前辈没有影响到我。我不在意的！”卡罗连忙坐起来，冲着黑暗摆手打圆场。

“这是我的习惯。”路易只留下这一句简短的解释，便躺下背对着墙壁。

“……”仁纳还想说点什么，但他不是那种打扰室友睡觉的不知趣的人，于是也把自己摆正，睡去了。

宿舍很快陷入沉寂。

路易闭着眼睛，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计算自己还能拥有几个小时的安宁。

时间接近凌晨两点。

对于劳累了一整天的城堡佣人来说，这本该是雷打不动的深眠时刻。

然而，此刻的路易却无比清醒。

他小心翼翼地翻身，端详着三位室友的睡颜。

卡罗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看起来都很乖巧；仁纳睡相极差，整个人呈大字型，手快要伸到卡罗和洛普的脸上；洛普睡眠很浅，呼吸轻得让人分不清他是否真的睡着了。

路易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打发着时间。

整点到了。

十分准时地，那东西来了。

乳白色的浓雾从门缝下方渗了进来，像有生命一般，迅速在房间内蔓延。路易没有反抗，也无从反抗，只是用双眼平静地见证着。

很快，在白雾的作用下，无法抗拒的困意袭来。他闭上双眼，意识坠入了黑暗。

.....

.....

.....

最先捕捉到的，是比宿舍更浓重的潮湿霉味，混合着铁锈的腥气，还有某种肉类腐烂的恶臭。

路易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间昏暗的石室。没有窗户，厚重的铁门紧闭，唯一的家具是墙壁上燃烧的蜡烛。

对路易来说，这个房间已经不再陌生。

——这里是名义上早已废弃、入口位于地下室尽头的城堡地牢。

而路易，此刻正被反绑着双手，跪在冰冷的石砖上。

对此，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下午已经有人预告过了。

监牢里异常安静，只有不知何处传来的滴水声。

滴答。滴答。

路易努力将注意力聚焦在水滴声上，强迫自己不去看余光里的那团东西。

——那是一具血肉模糊的老人的尸体。他曾是这里的园丁。

门锁转动，刺耳的声音攻击着路易的神经。

进来的是莫斯提亚。他背着手，脸上完全没了白天那种唯唯诺诺的神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而亢奋的笑容。

路易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呀~~你终于醒了，可让我等得好苦啊。”

“我倒是希望永远醒不来。”

“那可不行呀，路~易~你可是我非常喜欢的玩具，”莫斯提亚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像是在审视自己的猎物，“你猜猜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礼物？”

莫斯提亚慢条斯理地从身后抽出右手。

他的手上，握着一条黑色的皮鞭。

“其实人家是不太想用鞭子的，总觉得一不小心打死就不好了。可是啊，路易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明明在你面前折磨死了一个人，你却还能维持精神安定。”

“……”

像是在演独角戏般，莫斯提亚大笑起来，声音在狭小的房间内回荡。

“太棒了！实在是太棒了！路易，你根本不明白。那种老头子算什么，死了就死了。只会哭喊求饶，真是太难看了。”

他猛地凑近路易，眼神狂热：“但是路易，你是不一样的。明明只要同意那个请求就好了，但你却心甘情愿在这里受罚。虽然我无法理解你的坚持，但是——这真是太好了！正因如此，我才能在这里尽情折磨你！”

“啪！”

他猛地挥动手臂，鞭梢抽打在路易身侧的地砖上，声音清脆刺耳。

“啊，不过今天我不能亲自上手。巴尔利亚哥哥说我下手没轻没重，肯定会把你打坏的。”莫斯提亚露出一脸遗憾的表情，转头冲门外喊道，“喂！快点进来！”

第二个人推开铁门走了进来。

——卢克森。

“喏，卢克森，交给你了。被鞭打肯定很痛吧？可惜我天生没有痛觉，体验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呢~”莫斯提亚将鞭子扔给对方，然后乖巧地退到墙角，准备欣赏接下来的表演。

卢克森接过鞭子，简单地拉扯了一下，试了试手感。他带着轻蔑的眼神走到路易跟前，路易整个人都被他的影子所笼罩。

“晚上好啊，路易。这真是个愉快的家庭活动，不是吗？”

路易低着头，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像是鼓足了全部的勇气，他缓缓抬起头，迎上对方的视线，露出了一个同样轻蔑的笑容。

“……是啊，亲爱的哥哥。”

卢克森的脸色瞬间阴沉。他一把揪住路易的头发，将他狠狠拽倒在地。

鞭子破空的声音响起。

火辣的、钻心的剧痛瞬间炸开。

路易侧脸贴着冰冷的地面，视线正好与不远处老园丁那双失神、变形的眼睛对上。有那么一瞬间，路易觉得自己也是一具尸体。

不知道露西亚的脑袋怎么样了……希望没起包。

一下、两下、三下。

……

没关系的，很快就会结束了。

只要再忍耐一会儿……

很快、很快。

午饭时间。

路易抱着一摞干净的碗，动作有些僵硬地走向仆人厅。

然而，没走两步，他突然膝盖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倒。

“哗啦——”

洗好的碗掉了一地。

“路易前辈，你没事吧！”卡罗连忙跑过来，帮路易捡拾。

“怎么这么不小心！”反应过来后，仁纳也赶紧凑过来帮忙，他很少见到路易犯这种错误。

“抱歉。”路易的声音有气无力。

似乎是自己都对自己的失态感到惊讶，路易有些恍惚。

“大家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啦，在西塞尔回来之前收拾好就等于无事发生！”仁纳一边把碗堆回桌上，一边安慰道。

“没错！东西我和仁纳来搬，前辈你负责打饭就行。”

“……谢谢。”路易扶着桌沿，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

背上的伤口想必已经裂开了，疼痛又变得剧烈起来。

现在，他只希望鲜血不要渗透绷带和制服。

走进仆人厅，扑面而来的是嘈杂的说话声。

莫斯提亚展示着他的伤，巴尔利亚一如既往地对弟弟不留情。卢克森和莉莉亚因为某种原因正在斗嘴，端菜男仆和家庭女仆都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昨晚的事情仿佛是一场梦，只有疼痛提醒着他那份屈辱。

路易觉得自己很遥远。

麻木地打饭时，他想起了那双眼睛——那双属于老园丁尸体的眼睛。

了无生气、绝望、腐烂。

那样的眼睛，绝不能出现在卡罗、仁纳、洛普或者露西亚的脸上。

所以，他必须保持缄默，不能把任何人牵扯进来。

即使他要这样孤独下去，即使他会因此精神错乱。

让这座城堡的黑暗，全部烂在他的肚子里。

这是属于他的守护，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情。

轮到露西亚时，他悄悄从锅底给她舀了一块大肉。

# 仁纳的见闻

微妙的不协调感。

毫无来由地，仁纳的脑中冒出了这样的念头。

就像细刺扎在指尖，看不见，却会在触碰物体时隐隐作痛。

有些心不在焉地，他左顾右盼。今天的厨房似乎依旧和平。

路易正坐在长桌旁削苹果，他的手法精致得令人发指，刀刃在果肉上轻盈回转，红彤彤的苹果皮便如一条蜿蜒的红丝带，完整地脱落下来。那边的洗碗间敞着门，能透过门框瞥见卡罗纤细的背影，还有他使足了劲的刷洗动作。

今天是难得的晴天，阳光穿过布满灰尘的窗户，将厨房和洗碗间照得亮堂堂的。

应该是自己大惊小怪了吧。这么想着，仁纳切肉的手停顿了一下。

“在那发什么呆？快点干活！”

“是！对不起主厨！”

仁纳并不是笨蛋。相反，正是因为不够笨，他总是意识到很多多余的事情。

比如：你的家在哪？你的父母怎么样了？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仁纳曾试探性地问过很多同僚，可没一个人回答得出来。大家的反应与其说是保密，不如说是一片茫然的空白。

就连仁纳自己也说不出答案。仿佛在这里待了太久，外面的世界已经被这厚重的石墙隔绝，记忆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般模糊不清。

这么说来，这里确实是个古怪的地方。这座城堡是何时建起的？有多长的历史？到底为什么要选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里？仁纳虽然好奇，但作为底层的帮厨，他的活动范围被死死限制在厨房和附楼，没有资格去主楼翻找资料查证。至于直接去问管家？他可没那个胆量。

还有那些住在主楼里的贵族们。仁纳从来没见过他们。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他连去主楼扫地的资格都没有。但仔细想想，就连那些负责清扫的家庭女仆也未必见过。她们总是从背面的楼梯上去，日程表被精确地安排，完美地与贵族们错开。

连自己服侍的主人是谁都不知道，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虚无。也许底层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吧，浑浑噩噩地工作，忙里偷闲地喘息，就这样一直重复，直到迎来死亡。

趁着西塞尔主厨转身查看炖锅的空档，仁纳眼疾手快地从路易盘子里顺了一小块刚切好的苹果扔进嘴里。

甘甜、多汁，真不错！

一旁的路易不爽地瞥了他一眼。仁纳立刻摆出一个“饶了我吧”的可怜表情，结果被路易直接无视了。这家伙，真是冷酷无情！

“主厨，苹果切好了。”路易直接转身向西塞尔报告任务。

“换把刀，把卷心菜切了，要切成细丝。”西塞尔头也不回地说道，锅里的黄油正在滋滋作响。

“明白。”路易从仁纳身旁走开，去刀架取刀。

就在那一瞬间，仁纳捕捉到了那种不对劲感的源头。

西塞尔那家伙固然可疑。明明看起来比卢克森大不了几岁，却每天像个刻薄的老头子，把人使唤得团团转。仁纳常常怀疑，自己要是敢顶嘴，绝对会被他用锅铲给脑袋开个瓢。他又严厉，又没有幽默感，还孤僻得要死，连饭都不和大家一起吃。

……好吧，上述纯属个人恩怨。西塞尔虽然烦人，但仁纳已经快习惯了。

真正不对劲的是路易。

他的动作有着微妙的不自然。怎么形容呢？有些僵硬，又有些刻意的拘束，仿佛身上背负着什么看不见的枷锁。每隔一段时间，仁纳就会在他身上捕捉到这种违和感。

为什么？路易身上有什么问题吗？

……

.....

难道、难道说？

自己亲爱的室友路易其实是女儿身？所以才总是在黑灯瞎火的时候换衣服，从不和大家一起洗澡，为了掩盖身份才刻意疏远别人……？

喂！这个想法也太离谱了！

以上纯属脑补。虽然路易那张漂亮的脸长在男人身上确实浪费，而且这家伙嘴上冷淡，心肠却不坏，如果是女生的话肯定是个外冷内热的冰山美人……

打住。

仁纳对着空气清了兩下嗓子，莫名感到一阵内疚。意淫室友未免太变态了。

其实，仁纳隐约觉得路易身上背负着更沉重、更黑暗的东西。那是像卡罗这种缺心眼的傻大个，或者像仁纳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小市民无法想象的东西。至于洛普？谁知道那个喜欢故弄玄虚的家伙在想什么。

不知为何，仁纳本能地抗拒去深究关于路易的秘密。

“喂~~今天是洗床单的日子，你们没忘吧？”下午的闲暇时间，仁纳站在门口，冲着厨房里吆喝，“谁知道洛普那家伙在哪？”

突然，身后传来幽幽的男声：“我在这里。”

“哇啊啊？！！鬼啊！！！”仁纳被吓得整个人原地弹起，左肩狠狠撞在门框上，疼得眼泪都冒了出来。

“仁纳前辈，那是洛普前辈啦。”卡罗正好从洗碗间出来，无奈地解释道。

“连室友的声音都辨认不出吗？”路易用抹布擦拭着洗净的菜刀，淡淡地补了一刀。

“突然有人在背后说话很恐怖的好吗？！你们别在那儿说风凉话！还有你，洛普！你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仁纳想伸腿踹洛普一脚，却因为围裙的限制被卡住了。洛普甚至连躲都没躲，一脸无辜。

“不告诉你，这是我练就的秘技。”洛普骄傲地叉起了腰。

仁纳试图再给洛普来一脚，却被他轻松躲开了。

“秘诀是踮起脚尖走路，重心前倾，多练几次就会了。”路易毫不留情地揭秘，顺手拉住旁边的卡罗往外走，“快点去送床单，不要让洗衣房那边等太久。”

洛普似乎并不生气，只是叹了口气，好像早就料到路易会拆台。而卡罗就像只听话的犬类，心甘情愿地被牵着走。

“等等我啊！”仁纳喊了一声，快步追了上去。

不自然感。

仁纳的内心一团乱麻，脑后的辫子随着步伐一弹一弹。

洗衣房虽然与附楼相连，内部却并不互通。四个人抱着沉重的被褥从地下室爬上来，穿过走廊下方的侧门，绕到小广场。

负责洗衣的希斯正在井边打水。

“下午好。”卡罗想打招呼，但双手抱着高高的被褥，只好把脑袋费劲地从侧面探出来。

希斯没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

四人跟着希斯走进洗衣房。这里终年弥漫着水汽和肥皂味，石制地板上到处是积水，大大小小的木桶堆满四周。藤条箱里的脏衣物堆积如山，仿佛要满溢出来。

正在搓衣服年卡弥亚闻声抬头，露出灿烂的笑容：“下午好！今天的午餐非常美味！”

紧接着，她的嘴巴像是机关枪一样，开始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听我说啊，坎梅拉和卡塔琳娜好像改进了肥皂的配方，泡沫比以前丰富多了，洗起来特别顺手！因为洗得太开心，我就忘记注意地板了，结果肥皂水淌了一地，害得路过的希斯滑了一跤！希斯你没事吧？我真是太不小心了，下次绝对不会这样了，我已经深刻反思过了！”

希斯又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表示不在意。

这两个人的话量要是能平均一下就好了，仁纳不禁在心里吐槽。

放下床单被套，道过谢后，四人从洗衣房出来。仁纳看了看天色，时间还早，决定在广场散散步，吸收点阳光再回阴暗的附楼。听说多晒太阳能长高——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长个子，谁也不想永远做四人组里的那个身高洼地。

仁纳在广场上百无聊赖地来回踱步。

今天的雾不重，远处城墙的纹理清晰可见。

附楼和一部分城墙是相连的，中间通着一扇门。理论上，仆人们被允许进入城墙内部。但这座城堡早已失去了防御功能，城墙也年久失修，听说里面脏得要命，到处是厚厚的灰尘和巨大的蛛网，只有猎人们偶尔会在里面穿梭巡视。光是看外墙脚下那堆积的废砖、野草和灌木丛，仁纳就对这种探险敬谢不敏。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外面的松树林。

附楼的所有窗户都巧妙地避开了城墙外的景色，这对仁纳来说是件幸事。

自从在这座城堡工作以来，他就从未踏出过城门一步。不知为何，他觉得外面那片森林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诡异气息。那是原始、野蛮的迷宫，仿佛潜伏着某种巨大的恶意。

仅仅是靠近城墙，仁纳的直觉就会警铃大作，浑身发毛。他实在无法想象那群猎人是如何走进那片阴森的森林去打猎的。

……说起来，仁纳很少见到那群住在塔楼、在城墙里穿梭的猎人。对他而言，他们和野生动物没什么区别。虽然偶尔能瞥见一眼，但每次似乎都是完全不同的面孔。

是离职率太高了吗？还是说……

“仁纳前辈——主厨让你赶紧回来备菜！”附楼门口，卡罗的大嗓门打断了仁纳的思绪。

“来了来了！”仁纳连忙应声，小跑起来，靴子在石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

想不清楚。

对于仁纳来说，想不清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并不笨，却也没聪明到能看透一切。

总有一种感觉，这座城堡就像一个巨大、精密且自我封闭的系统，将所有人笼罩其中，冷漠地运行着。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已经被吞噬，成为了城堡的一部分。

来这里之前的生活，仁纳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到底在这里做了多久的佣人？他也懒得去算。

仁纳的背影消失在附楼的门洞里，广场上只留下那些古老、寂静的石砖，以及在风中摇曳的、暗色的杂草。

夜晚，忙碌了一天的仁纳躺在床上。

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大脑却异常活跃，像是有一群妖精在里面奏乐一样，怎么也睡不着。

门外传来脚步声。

巴尔利亚一如既往地推门进来，借着提灯的光清点人数，温和地道了声“晚安”，然后关上门。

“咔哒。”

落锁的声音。

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完全消失在走廊尽头。

就算是为了防止男仆女仆私通，也没必要像防贼一样把门锁上吧？实在太小题大做了。这是仁纳的感想。

不自然感。又是那种令人窒息的不自然感。

烦躁。

身侧呼吸均匀的室友在隐瞒着什么，总是笑眯眯的上司在隐瞒着什么，这座已经熟悉的城堡也在隐瞒着什么。上了发条的系统在精密运作，而仁纳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磨损的齿轮，永远无法看清机关的全貌。

好想干脆撞开这扇铁门，冲上楼梯，飞奔到主楼，粗暴地踹开主卧的大门，揪住那位未曾谋面的主人的领子问个清楚：“这到底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懂啊！”

仁纳此时此刻，真的想这么做。那股冲动像火一样烧着他的胸口。然而，就在要付诸行动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森林。漆黑的、深不见底的松树林。那是迷宫，是深渊，是张开的巨口。

仁纳突然感觉自己正独自站在森林边缘，凝视着那最深处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

可是，一股莫名的、原始的恐惧瞬间攥住了他的心脏。

那是猎物面对天敌时的战栗，是精神即将错乱的先兆。

于是，他在脑海中转身逃跑了。明明别说怪物，连只野兔都没看见。

到处是难解的、视线无法穿透的漆黑。

仁纳明白了。

自己的生存本能在恐惧着。如果去探究真相的话，自己就会被伤害到。

所以，只能过着这样的生活。

得过且过，忙里偷闲，像个没出息的小市民一样混日子。

仁纳的意志在恐惧面前溃不成军。他太胆小，太怕死，所以他注定只能生活在这团迷雾之中。

……

真是胡言乱语。

这一定是缺乏睡眠导致的、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

别再想了，仁纳，快点睡觉吧。

明天早上醒来后，就会意识到今晚的自己是多么可笑。

尽是些毫无逻辑、思维迷乱的臆想。

喜欢胡思乱想，就是你最大的缺点啊。

# 洛普的独白

来讲讲我的故事吧。

我的全名是洛普·安东尼·艾涅尔，今年应该是 16 岁。不瞒你说，我可能是这座城堡里唯一一个还记得自己姓氏的人。虽然，这也并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就是了。

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制作蜡烛。在庭院角落，与附楼的夹角处，有一座废弃的小作坊。以前的人大概是用它来打铁的。那得是中世纪的事情了。不管它曾经多么不可或缺，现在的它和那些坍塌的城墙、废弃的塔楼没有区别，是一块无人问津的死地。

我就在那里煮蜡烛。

我挺喜欢那里的。庭院罕有人至，陪伴我的只有木柴、生锈的铁砧、一口大锅，还有我自己。在那里悠闲地发半天呆，是常有的事。

当然，我也不能一直发呆，要是被发现偷懒就惨了。我还要负责检查和更换蜡烛。在这个没有电力的世界，蜡烛那点微不足道的火光就是一切。附楼如此，主楼亦然。

因为工作性质，我有权自由进出主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像个贵客一样和老爷太太们打招呼。管家巴尔利亚和管事莫斯提亚为我制定了一份极其严苛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能去哪，什么时候必须离开，都被限制得死死的。如果违反了规则——虽然他们没明说，但我心里清楚——下场就是去地牢里腐烂发臭。

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其实工作并不费时，如果我不摸鱼，效率估计能翻一倍。一个人负责整个城堡的照明，听起来任务繁重，其实这“整个城堡”水分很大。即便是主楼，大部分房间也早已废弃。真正需要更换蜡烛的，只有主楼一二楼的一小部分，和附楼的一层，加起来顶多算个大一点的别墅。

此外，蜡烛的分布也被设计得极度稀疏。到了晚上，走廊里的光线仅仅能维持依稀可见的程度。至于那些没有烛光覆盖的角落？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深渊。没有提灯，寸步难行。——我很清楚，这种压抑的照明布局，

是某些人刻意为之的。

鉴于这些原因，我的工作在这座城堡里算得上轻松。但不幸的是，我姑且还是个下仆，上面决不允许我过得太滋润。于是我又有了第二个头衔——“杂役佣人”。顾名思义，就是哪里需要往哪搬的砖头。被西塞尔抓去厨房当帮工的次数最多，其次是被莉莉亚抓去打扫卫生，或者充当传令员——这本该是弗里茨那个小不点的工作，但卢克森那帮人总是克扣他去做私活。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其实我的事怎么样都好，反正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这座巨大坟场里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说不定明天还是后天就被吹走了。

接下来，我想聊聊这座城堡。

我知道这里的所有事情。或许你会好奇我的情报来源——这很难解释，你只要把我想象成一个开了上帝视角的作弊者就好。除了这些本不该属于我的知识，我和别人并没有多大区别，生死存亡全看上面的脸色。

就像我知道发生在路易身上的惨剧，却无法为他做任何事。

还是说回城堡。

这就得从它的布局讲起。这座城堡建在一片平原的针叶林深处。没有险峻的地形差，导致它毫无宏伟壮观可言，只有纯粹的阴沉。那种压抑感，连哥特风格都算不上，单纯是死气沉沉。

它始建于中世纪，历经扩建、改建，从军事要塞一步步演化成彰显财力的庄园。在到达辉煌的顶点后，它便开始急速衰败。许多区域被废弃，无人维护，最终坍塌成废墟。曾经城堡有双层城墙，如今，最外层连同附属建筑一起，已化为残垣断壁，连原本的形状都难以辨认。

而现在，仅剩的内层城墙也摇摇欲坠。在与附楼相对的另一侧，主楼侧翼旁的城墙早已倒塌，侧翼就这样失去了庇护。出于安全考虑，侧翼被管家封锁——事实上，那里本就是些闲置房间，积满了灰尘和蛛网，说不定还栖息着老鼠和野兽。在城墙倒塌后，巴尔利亚便下令让猎人们定时巡逻，检查受损情况。

猎人。也许你已经听过这群人了，毕竟仁纳很在意他们。

猎人、园丁、马夫，这些人住在城堡边缘的角落里，不和我们这些附楼

的下仆一起吃饭。他们的管理相对混乱：园丁不仅要种菜，还要充当伐木工；马夫不仅养马，还要照顾牲畜。至于猎人，虽然没了长剑和盔甲，但姑且还履行着守卫的职责。

猎人是高危职业。假如城墙完好，假如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巡逻，或许还会幸福些。

坏就坏在那片森林。那不是个好地方。黑压压的一片，感觉不到任何大自然的生机。即便是胆子最大的猎人，也只敢在城堡门口徘徊，不敢深入一步。可即便如此，他们每天还是能带回猎物。这到底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还是某种意志给予的馈赠？

这片森林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捕兽笼，它在引诱城堡里的人。

猎人失踪是常有的事情。有谁眺望那片黑暗看得入了迷，向深处走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不管他的伙伴们怎样去找，都一无所获，最后脸色苍白、失魂落魄地回了城堡。抱着再试着找找的想法，不通知管家，然而几天之后莫名其妙就来了新人，仿佛这一切都被谁看在眼里一样……

好了，猎人的话题到此为止，再说下去对理智不好。

虽然部分城墙塌了，但好在剩余部分依然是个密闭的环。巴尔利亚封死了通往废墟的门，只留下唯一的城堡大门。这对想逃跑的佣人来说是个坏消息，但相信我，在里面被压榨，总比逃进那片松树林要好。

事实上，城堡大门并不难开。只要给那些马夫或猎人一点糖块或茶叶，他们就会睁只眼闭只眼让你溜出去。

大门外是一条蜿蜒的土路，通向未知的远方。如果不幸只能走路，你大概率走不出林子；但如果有马车，没多远就能到达一个规模不小的镇子。那里食物、衣物、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城堡里的物资大多采购于此。这里没有专门的采购员，大部分东西自给自足，唯独食材需要购买。每次都是主厨西塞尔亲自驾着马车去。按理说这种累活轮不到他，但他似乎有自己的盘算。

西塞尔和这座城堡里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样，你以后会明白的。

日常见闻我就不多说了。每天睁眼就是干活，干完活就是吃饭睡觉。好不容易有点偷懒的时间，只想放空大脑。根本没空去想东想西——或者说，不敢去细想。

这座城堡本身就够古怪了，里面的人际关系更是如乱麻般纠缠。

端菜的那个卢克森，是路易的亲哥哥。这事儿城堡里有几个人知道。但几乎没人知道的是：家庭女仆露西亚，其实是卢克森和路易的亲妹妹。他们是三兄妹。最神奇的是，露西亚本人居然不知道这件事。

路易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用窝在厨房切菜，但他放心不下妹妹，甘愿留在这里受苦。相比之下，卢克森就没那么在意亲情了。那个人的精神状况很有问题。

当然，精神病在这里不算稀奇，洗衣房的希斯也算一个。

希斯和路易，都是被管事大人标记的对象。至于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和他长得有点像。管事莫斯提亚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讨厌任何冒牌货。

路易因为有管家大人的禁令，还能勉强保全；希斯就不一样了，没人护着他。

希斯在这里待了很久，久到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他以前的样子，误以为那副沉默寡言、失魂落魄的模样就是他的本性。其实我的资历也没长到见过那时的他，但我知道：以前的希斯，性格和卡罗很像。他经历了这样那样，然后就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无论如何，我希望卡罗不要变成第二个希斯。我会尽力阻止这种事发生。

还要说说两个在静室工作的女仆——坎梅拉和卡塔琳娜。

静室是城堡的心脏。这里出产一切：酒、腌菜、奶酪、果酱，还有香水、肥皂、药品。无论下仆还是贵族，都离不开她们的产品。

静室的钥匙由管事莫斯提亚亲自保管，她们两个也是直属于管事的技术种。如果你知道莫斯提亚的真面目，或许已经感到有些异样。

那两个人可不是只会提取玫瑰精油的女仆，她们是货真价实的化学家。终日紧闭大门的实验室里，这两个冷酷且守口如瓶的科学家到底在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她们制造的东西远比明面上的多。我不便细说，但我亲眼见过她们制备的一氧化二氮。

至于她们的上级莫斯提亚，我会放到最后说。

以卢克森为首的侍从在城堡里地位很高。比如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他们可以不遵守宵禁。

巴尔利亚从不检查他们的宿舍，也不会给他们锁门。我们几个的房间隔壁是希斯和弗里茨的房间——其实我本该和他们两个住一间，但我申请调走了——再隔壁，就是那三个侍从的房间。幸好卢克森没在宵禁前找过路易麻烦，虽然这对路易来说未必是好事。

我不想掺和那两兄弟的事。路易那家伙，完全拿了个悲情男二的剧本，而且还一意孤行地演了下去。彻头彻尾的折磨。我知道这一切却无力帮忙，这种感觉很难受。……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能做的寥寥无几。

虽然那三个人的宿舍不锁门，但他们也没法乱来。女佣人都住在附楼二楼，由女仆长莉莉亚负责清点，最后由莫斯提亚亲自上锁。莉莉亚虽是首席，却没有卢克森那样的特权，点完人后她还要把自己锁起来——因为她和两个家庭女仆睡在一个房间。

下仆间的恋爱是被严厉禁止的，更进一步的事情想都别想。当然，这个规矩只适用于凌晨两点至五点以外的时间，两点到五点需要另当别论。

值得一提的是，下仆理应都睡在宿舍，但有个例外是弗兰肯。他睡在工作的裁缝室里，巴尔利亚和莫斯提亚也从不去检查。正因如此，弗兰肯的性别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然，我是知道真相的，但我不会告诉你。任君想象才有趣。

如果你读过《科学怪人》，或者看过相关电影，想必会对这个名字浮想联翩。可惜，那本书从未流传到这座城堡，至于电影？这里连电都没有。

再说说那些上层人物的卧室。

西塞尔也睡在地下室，不过是独卧，就在卢克森他们隔壁。我想这也是那个暴躁狂不敢在深夜惹事的原因。厨房是个特殊的部门，独立于管家体系之外。西塞尔虽然嘴上不说，但他极度护短，不喜欢自己的人被乱动。只要路易躲在厨房，卢克森就拿他没办法。

如果可以，我也想转去当帮厨，但想到那样就没法像现在这样四处摸鱼，我又想还是算了。吧。

那两位贴身仆人住在城堡三层，也就是阁楼。似乎整个三楼只有他们的卧室还在使用，所以那里由他们亲力亲为打扫，家庭女仆只有大扫除时才能

上去。我去换过几次蜡烛，两侧的走廊像结了一层霜一般，全是灰尘，只有卧室附近是干净的。真搞不懂他们，不如直接搬下来，非要死守着贴身仆人的规矩。

至于那对双胞胎——

巴尔利亚睡在地下室楼梯口，莫斯提亚睡在附楼二楼楼梯口。这种布局显然是为了监视，防上加防。

实际上，那两个人晚上很少乖乖待在卧室里睡觉，因为他们都有着令人作呕的变态癖好。

哥哥巴尔利亚，喜欢在宵禁后巡逻。

他总是提着一盏灯，像幽灵一般游荡在城堡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理应不该去的主楼、空旷的庭院和废弃的城墙。

他防的当然不是贼或刺客——这种鬼地方谁会来？他在等那些“不听话的自己人”。

我要给你的忠告是：无论如何，晚上都不要出门。有时候，巴尔利亚会故意假装忘记锁门，或者锁上后再悄悄拧开。总有些好奇心过剩的家伙推门张望，结果正撞上提灯微笑的巴尔利亚。

从此以后，城堡里就再也没这号人了。

弟弟莫斯提亚，则是个纯粹的、剥离了人类道德的疯子。

城堡地下室尽头那个名义上废弃的地牢，其实从未停止过运作。晚上是他的游戏时间，他在那里充满闲情雅致地折磨活人。

——如果要形容这对兄弟，那就是两个戴着友善假面的恶魔。

莫斯提亚白天总是一副唯唯诺诺、人畜无害的模样，但这全是彻头彻尾的伪装。那家伙享受把人蒙在鼓里的快感，喜欢背后捅刀，热爱虐杀。他是个反社会人格的虐待狂。

巴尔利亚也不是好人，但他至少是个理性做事的人，不如说是秩序狂。他压制着弟弟，不允许他随意屠杀附楼的下仆，我的命也就这样保住了。

那些住在城堡边缘的人就没那么好运了。前段时间有个老园丁，只是因为抬头多看了莫斯提亚一眼，就被处死了——在地牢里，被一把锯子活生生锯成了两截。

我虽然没有像某个金发的家伙那样亲眼目睹，但我知道这件事确实确实发生了。

在这座城堡里，我感到深深的无力。以至于不得不借助纸笔，向不存在的观众倾诉，以此泄愤。

从踏入这座城堡的那一刻起，我就被限制住了。我像个先知一样，以前的事、现在的事、以后的事，清清楚楚地知道着一切，但是在觉醒的那一刻，我早已是正在被押往断头台的死刑犯，再也无力回天。

我也想劝阻别人，阻止死神的行军，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但是我的舌头已经被割下，发不出任何警示的声音。

用能理解的话语去形容，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

在这座吃人的城堡里，知晓显得如此无用又可笑。上位者暴怒且不可预测，平静的日常也许会持续很久，也许会在明天戛然而止。

这座城堡，和养着金鱼的玻璃鱼缸没什么两样。

但是，我想将希望寄托在卡罗、仁纳、路易这三个人身上。

卡罗是个韧性很强的人，不管怎样的困难都无法击倒他，更不要说他以前的经历……仁纳虽然嘴贱，但是个聪明又机灵的人，只是现在隐藏起了自己的智慧。路易和我相似，但又不同——是知道，而且又能说出口的人。

他是潘多拉的魔盒。只要他行动，一切或许就会产生巨变。

……可是，这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日常一旦被打破，就覆水难收了。成功的希望渺茫，而失败的后果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该珍惜这样得过且过、苟延残喘的当下？还是赌上性命，拼死一搏？

我无法做出选择。

# 后记

做完啦！做完啦！（撒花）

最近一直很沉迷我的堡堡，每天都在互联网的各处哀嚎怎么建设我的堡堡？！我这个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啊！！总之，还是搞出了一个雏形。各种设定加上奠定基础的小故事(21k 字，有 21k 字哦！)一股脑全都塞进来了，感觉非常满足！

在此必须要感谢每天被大量城堡袭击而仍没有拉黑我的网络邻居们、被我用于设计城堡外形的可爱美观又轻松上手的休闲游戏 Tiny Glade、因为 Affinity 在我电脑上报废被我下载来当备胎没想到意外很好用的免费开源的排版软件 Scribus。

如果把整个故事当成一个戏剧，那么序幕才刚刚结束~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还没想好。好多角色都还没怎么出场，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展开。要描述的角角落落还有好多好多，都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但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箱庭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看角色赛博斗蛭蛭更是有趣极了，所以肯定会继续建设吧！

以上，谢谢你看到这里。

石炭碳

12/30/2025





